

## 飞来树

□冯骥才

我居楼上，窗外无绿，时感空茫。一次突发奇想，在阳台外下层的屋顶上放一木盆，植木一株，不久枝长叶茂，绿意盈窗，与屋内草木内外相应，生气盈然是也。

然而，我人太随性，事情又多，常常忘了窗外还有一株小树，忘了浇水，有一段时间荒芜了太久，致使小木枯萎死去，这使我颇为惋惜，并发誓不在窗外再种任何植物，免得再犯下这种叫人家“为我而生，因我而死”的罪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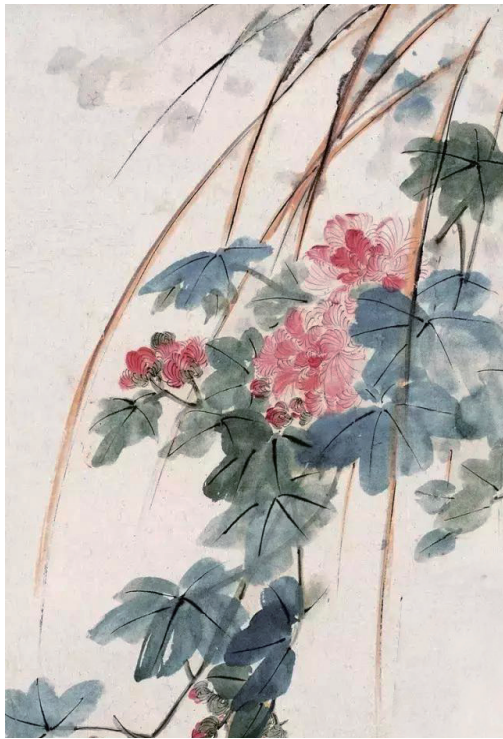
转年一日伏案工作，忽见窗外一枝新绿向我招摇，开窗一看，那木盆里竟然自己生出一株小树来，哪来的树？经人说方知，此树是随风飞来的榆树种子——榆钱儿落入木盆，这年雨水多，便发生生根，长出树来。楼顶生树，不亦奇迹？我好欢喜。

不过，我改不了天生的随性，再加上那些忙于文化抢救，人多在外边，少在书斋，有时多日不浇水，发现树叶焉了，才赶快把一盆水倒下去。这样——时而大水漫灌，时而滴水难求；小树时兴时衰，居然一直活着，并愈长愈高。榆树的生命竟这般顽强！如果再高再大怎么办？

一天，我想出一个好办法，请人协助，把它搬到了我的学院，摘一块风水好地，面南朝阳，倚石傍水，栽上了。谁想它在这儿得风得水，活得舒服，不过几年，干粗如腿，身高三丈，渐成大树，亦学院一景也。

人问它的称呼，我想起它的身世——因风飞来的一个榆钱儿，便笑道：“叫它飞来树吧。”

何处飞来？居然来自我的书房。



## 文史杂谈

## 火车开往落日

□钱会芬

弥兴坝子周边有几座小型水库，坝子里有一条不算宽但四季不断流的弥兴河，因此这里空气湿润，一年中大多数时间，坝子上空云雾缭绕。清晨，坝子里的村落正在浓雾的遮掩下穿衣起床，各种各样的声音从四面传来，牲畜的叫声、皮卡车的喇叭声、摩托车的轰鸣声、人说话的声音……这时就会有一个声音从西南方向传来。这声音有金属的质地，坚硬、刚毅，又掺合着些许柔软。刚听见时很缥缈，声音逐渐近了，脑海里竟然出现了它的模样，像一条边缘带有锯齿的薄铁片，穿过逐渐稀薄的雾气，穿过淡金色的微弱的阳光，慢慢地延伸在早晨清冽的空气中。这是什么发出的声音呢？

我终于忍不住问一位本地的老师，她告诉我，是火车的汽笛声。广通到大理的铁路经过小苴站点，每天都有好几列火车经过。

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有了答案：竟然是火车。

曾经读过土耳其诗人塔朗吉写的《火车》：去什么地方呢？这么晚了，美丽的火车，孤独的火车？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，令人记起了许多事情。为什么我不该挥挥手巾呢？乘客多少都跟我有亲。……

让我心动的是诗中一开头的三个词创设出的意境：晚，美丽，孤独。天色已晚，暮色四合，旅人归家，倦鸟归林。从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说，这个时候人最容易滋生感伤、忧郁的情绪，强悍如法国女作家杜拉斯，也说过她一天中最难熬的是黄昏。诗人应该是在黄昏时的旷野里看到火车，我这样说并非没有根据，试想一下，如果是在城市或村庄，在一片橙黄色灯光制造出的温暖、安静祥和中，突然闯进一个黑漆漆的庞然大物，是不会有那么美感的吧？没有人知道它从哪里来，也不知道它要到哪里去，没有人知道它走过的山，也不知道它将要跨的河，它孤独地行走在天地间。它的孤独像人类的孤独，不知来路，亦不知归途。是的，正因为生而孤独，才更应该满含热泪送出一份祝福，照亮白

己，也照亮他人脚下的路，于是诗人在结尾处这样写道：去吧，但愿你一路平安，桥都坚固，隧道都光明。

去小苴小学监考，是在腊月末。是一年中最冷的那几天。一个下午，天空现出一片宁静的蔚蓝。吃过晚饭，我们去看火车。

这是一个不太深的山谷，东西走向。南北走向的铁路从山谷的尽头穿过，小苴火车站就在山谷尽头。突然，东北方向传来一声火车的汽笛声，声音持续有五六秒，尖利的声音穿透寒冷的空气扩散开去。

来了。在我们忐忑不安的等待中，火车转过一个山冈，从东北方向露出了它硕大的脑袋。探出头的时候，它又嘶叫了一声。正往西南方向下滑的落日似乎不经意地动了一下眼皮。我脚下的土地开始骚动起来，那些矮小的灌木，抖索着身体，诚惶诚恐地注视着渐渐逼近的大家伙。

近了，近了，大地在颤抖，天空灰白着脸。首先是一阵巨大的嘈杂声铺天盖地而来，有金属互相摩擦时的嘶鸣，有风的低吟，有瀑布的轰鸣，有海浪的咆哮，有孩子的哭喊，有老人的悲嚎……随着火车越来越近，天地间忽然卷来一阵狂风，风中弥漫着刺鼻的铁腥味，机油味。这风来势凶猛，势在必得地，果断绝然地，要把一切裹挟而去。《百年孤独》中写在羊皮纸手稿上的预言降临了，无处藏身，万劫不复。只一瞬间，火车头就在落日的眼皮下破门而过，把落日摺在脑后，呜呜吼叫着扬长而去。落日惊惶地闪躲了一下，它脸色煞白，低下眼睑叹了一口气，我似乎听到他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：随他去吧！而车身后续部队，随着咔嚓咔嚓的节奏迅速跟进。霎时，巨大的声浪扑面而来，狂风骤然停歇，强大的裹挟和席卷弱下去，弱下去……静默，静默……

仿佛风暴过后的海面，平静、安详，这平静如一袭轻纱，温柔地轻轻抚过。又像母亲安慰受了惊吓的孩子。天空蔚蓝起来，大地平静下来，山峰缩回脑袋，黑荆树垂下眼皮，灌木们长舒了一口气，天地澄明……

## 大家V微语

## 舍枝

□林清玄

●冬日将尽，我在花园里整理花木。一整年来，开花的草木都已努力地开过了，不会开花的树木也尽力地翠绿过了，在岁末，一切都已含藏，落叶飘零，蓄势待发。

●面对着花园，知道自己有两种选择：一是保持一切的原貌，等春天自然地发芽；一是舍枝剪干，大力地整顿。我选择了后者。舍枝剪干虽然会使花园暂时荒芜，春芽却会很快生发，使今年的枝叶更繁茂，花朵更壮美，小小的舍弃却隐藏了更大的力量。如果我只保持原貌，枝叶会因苍老而消瘦，甚至花朵零落，失去精神。

●找来一把大剪和锯子，毫不迟疑，毫不留恋地把枝叶剪个精光。然后，我静静地等待春风春雨。等待着，直到翠芽相争，冒出头来。生命的许多事不能不舍，甚至舍去看似珍贵的事物。

●我们能舍，会舍，懂得舍，那是因为始终有这样的信心：那些因舍而空出来的，必有更好的东西来填补；那些舍去的并未消失，是为了生发更好的而存在。

## 苦辣皆滋味

□杨福成

都说苦丁苦，但到底有多苦，恐怕也是没有多少人尝过。有段时间，不知道自己是犯了什么病，心心痒痒就想喝点苦的东西。那就去药店买苦丁吧。没买多，就一小袋。买回去，还挺心急，迫不及待地取了一根放水，没敢取多，怕太苦受不了。用开水刚冲过一会儿，它立马就发威了，颜色黄黄的，很深、很苦的样子。端起来小尝一口，哇，还真苦，太苦了！

再苦也得喝，看它能有多苦。连喝几口，苦也就不那么苦了，稀松平常。

前些年，南方的一个朋友在济南工作，我们俩经常一块吃饭。那时，我根本不能吃辣，而他无辣不欢，早晨下面条恨不得都要放一把辣椒。每次下饭店，必

去川菜店。服务员问，两位先生是要微辣还是……没等人家说完，他就像打了激素一样大喊——狂辣！要狂辣的！喊完，再坏坏地对着我笑一阵子。

狂辣就狂辣，狂辣不也是辣吗？吃过几年后，再到川菜店吃饭，任谁点狂辣，我也都能习以为常了。

苦辣皆滋味，若是习惯了，就会觉得这滋味不错，很过瘾。生活中，我们以为迈不过去的坎，迈迈，再迈迈，几次之后就能轻松迈过，我们以为撑不过去的时刻，忍着熬着，也会发现，它自然而然地过去了。能够吃得苦，吃得辣，你就会变得无辣不欢，无苦不欢，有了欢心，什么事也都是小事儿，什么光景，也都是好光景。

## 那些年那些事儿

## 七月的记忆

□安宁

那是十几年前，我在小小的县城里读高三，即将在盛夏七月参加一场决定一生命运走向的高考。

记得那时住校，宿舍里七个女孩，平时全是乡村朴实少女的模样，可那阵子却都着了魔般，在紧张的学习之余，一次次往照相馆跑。我一向不喜欢那种死板僵硬的明星照，认为县城里的摄影师技艺平平，再怎么美丽灵动的女孩，一旦经过他们的手，就全都变成了搔首弄姿的时尚女郎。红艳艳的嘴唇、千篇一律的柳眉、精致有型的假发，还有一抹柔媚微笑，总让我觉得矫情，仿佛将一株稚嫩的幼苗强行拔高了一样突兀可笑。

高三教室的每一个角落，都充斥着一种大难临头、硝烟弥漫的危机感。随着高考的一天临近，战火也一步步升级，周围的空气变得极其敏感脆弱，仿佛轻轻一碰，就会稀里哗啦碎掉。所以，我那时反常的临危不惧、从容不迫，用朋友小朗的话说，有种“回光返照”的意味。我认真地复习功课，定时定量吃母亲送来的鱼肝油，乖孩子似的早起早睡，还会忙里偷闲、囫圇吞枣地翻几本小说，或摘抄一些有别于名言警句的美丽文字，在别人昏昏欲睡的课间，故作深沉地朗诵，强行唤醒心中没有同身体一起沉寂的激情。我还借了小朗漂亮的红色长裙，站在校园的红花绿草间，回眸一笑，拍下一张洗得最后快发

白了的照片，水果糖似的分发给即将挥手告别的难兄难弟们。以至于那时的小朗每每见了，总会下意识摸摸我的额头，极同情地问一句：姐姐，今日你是否正常？我笑着回骂她一句“神经病”，她便愈加放肆地冲我喊：大才女，上战场前写好的遗书，别忘了送我手抄一份哦！

生活便这样惊心动魄地向前，直到我视死如归地走进高考考场，认认真真向所有关心我的人交出一份份或喜或忧的答卷。而后，经过漫长的等待，在拥挤的人群里，摁着一颗快要飞出来的心，看到了那个砰的一声在我眼前炸裂的661分。直到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，我才像黄粱一梦里的书生，忽然间醒过来，看到那段看似从容不迫的100天，原是如此轰轰烈烈。

很多年之后的今天，已经有了皱纹的我，再翻起那本厚厚的影集，看到那段用千篇一律的明星照记录下的已经褪色的青春，还是有种想要流泪的冲动。尽管那段烙印在影集里的青春看上去的确有些不伦不类，好像一个因急于长大而用成人衣饰掩盖天真的女孩，可是，在匆忙的打扮中、笨拙的举止里，还是溢出青春真实的面容，如此质朴，又那样真纯。

那是再不会返回的青春岁月，与我的生命融为一体的美好往昔。

## 谷性多温情

□苗德志



书画篆刻家、评论家。沈阳市政协委员、辽宁省科学院美术中心研究员、沈阳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客座教授、辽宁省华侨美术家协会副主席、辽宁省侨联特聘专家。

## 画中悟

□王晓丹

天地人合一，山水木全息。神气开觉性，心乃画功师。

##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：杨军  
一版编辑：赫巍利  
一版美编：冯漫图  
图编：王泰舒

零售  
专供报